

# 薪火相传

## 开栏的话

对于舞台艺术,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个剧种如何在传承中日臻完善?一部经典如何在传承中存续精华又不断创新?一家院团如何在传承中培养新人并光大传统?文化传承中,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花大力气去研究、探索。本版今起开设“薪火相传”栏目,邀请名流大家分享有代表性的传承实践,提炼规律,总结经验,以启迪当下。

### 对话人:

蔡正仁(昆曲表演艺术家)  
曹玲娟(本报记者)

## 戏以人传,古老剧种焕发青春

记者: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如何把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好,是重要课题。其中,作为“百戏之祖”的昆曲传承,一直备受关注。您认为昆曲传承的关键是什么?

蔡正仁: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提到了“守正创新”,这四个字,不仅点出了戏曲传承的问题,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戏以人传。昆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动态艺术。不像有些行业可以靠书本学知识,昆曲靠的是演员代代相传,靠老师教学生一招一式,这些东西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。

昆曲的师承很重要,“传”主要靠老师,“承”主要靠学生,两者不可缺一。现在是昆曲发展最好的时候,但传承问题也更加迫切。

记者:600年昆曲历史悠久,其发展史如同不断落幕的长剧,场景变换,人物更迭,起起落落。昆曲在传承方面遇到的问题颇具典型性。剧种的兴盛凋零、传承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吗?

蔡正仁:19世纪20年代时,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唱昆曲了。上世纪20年代初,一些有识之士在苏州办了“昆剧传习所”,招了四五



## 在“规矩”里面创新

施夏明

“青山一夜金鼓紧,战役瘴四海牵心。”1日晚,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原创昆曲《眷江城》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新年戏曲晚会,石小梅老师和我参演。用昆曲书写赫赫战疫长卷,让更多人看到抗疫英雄的故事,是戏曲人的责任。展现昆曲的多面性,让观众体会现代昆曲的魅力,是戏曲人的使命。

我是“80后”,14岁就进入江苏省戏曲学校昆曲科,之后进剧团演戏,拜石小梅老师为师,对昆曲的认识日渐深入。在我看来,所谓“南昆风度”,既是典雅、细腻、精致的表演风格,也是老师们的艺术品格与艺术风骨。作为学生,我们在传承技艺和剧目的同时,也在传承一份对昆曲的初心与热爱。这种品格无法量化,它不像教戏,告诉学生手放在哪里,这句腔怎么唱,它是言传身教、耳濡目染,不知不觉内化于心。

石老师教戏,总是再三强调“规矩”二字。她曾说,“如果你要创新,必须在‘规矩’里面创新”。石老师上世纪80年代同时拜沈传芷、周传瑛、俞振飞三位昆曲表演大家为师,一直致力于传承和丰富传统昆曲剧目。石老师门下还有我的大师兄钱振荣,如今已

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昆曲名家。当年在戏校读书时,钱师兄也教了我很多戏;我和师弟周鑫是石门的第三代,肩负承上启下的传承责任。在我们后面,还有苏州昆剧院的唐晓成。

在学习和唱戏的过程中,创作者从简单的模仿到对人物产生独特理解,再到可以运用传统程式的积累去创作作品、塑造人物,本身也是一种传承。

新编戏创作是对传承下来的程式手段进行解构和再重组的过程,要提炼昆曲宝库中的精华,找到适当的切入点,并赋予其新意。戏曲的程式化表达是高度凝练的,相近的情绪有一套相对应的表演程式。新剧目中的片段细节可以借鉴传统剧目。比如,新编昆曲剧目《浮生六记》第一出《盼煞》表现沈复对亡妻芸娘的追忆,我们选用了“集贤宾”曲牌。“集贤宾”通常用于呈现悲伤哀婉的情绪,昆曲《牡丹亭·离魂》中,也用了这支曲牌。《盼煞》的情绪和情感与《离魂》相通,曲牌可以相互借鉴。以此推之,行腔、表演等也有不少可相互借鉴之处。剧本不同,具体人物和故事结构不同,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,就有了不失古意又新颖的表达。当

激活,呈现出全新、动人的艺术风采。古老剧种焕发青春,背后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。

## 转益多师,打破“门第之见”

记者:戏曲的传承,靠的是人,这是大学问。您认为,目前昆曲传承面临哪些问题?

蔡正仁:我家里一直住着俞振飞老师81岁时给我写的一幅字:“转益多师与古同,总持风雅有春工。兰骚慧慧千秋业,只在承先启后中。”转益多师,承先启后。传承是一项“苦差”,要做好它,不花点儿力气是不行的。传承也是一门“科学”,光吃苦不动脑筋也是不行的。

从历史上看,“昆大班”就是从“传”字辈老师手里接过来,本身就存在“先天不足”。昆曲剧本有文字记载,表演却没有录像。“传”字辈那一代已经流失得比较厉害了。我师从“传”字辈的沈传芷,并得到昆曲泰斗俞振飞亲授,但比起老师,自己会的戏还是少。当下年轻演员会的戏也许更少,还存在唱念不够规范的现象。目前,昆曲界存在行当不全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,有的行当有好演员,有的行当没有,特别是花脸、老生、正旦、老旦等,严重匮乏。

记者: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有效避免昆曲传承过程中的代际衰减问题?

蔡正仁:昆曲发展形势越好,从事昆曲的人越要保持头脑清醒。流于浮躁、仅满足于视频上学,绝不可取。潜心学习、不偏废基本功,才是正道。

每个地方都在招生,昆曲界的师资现在成了大问题。没老师,怎么办?戏曲传承要打破“门第之见”。比如武旦戏,京剧的好多武旦戏都是从昆曲学来的,我们没法在自己门里学,就要想办法跨剧种来学。保持长处,修补短处,才能把昆曲传承好。

## 推戏出人,前提是守住本体

记者: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。要真正传承好昆曲艺术,每个时代都要留下每个时代的积累。

蔡正仁:还是那句话,最重要的是推戏出人。2007年,上海昆剧团创排完成全本《长生殿》,结束了当代昆曲全本《长生殿》绝迹舞台的历史。2017年,复排的全本《长生殿》全国巡演,是上海昆剧团老中青五班三



然,光有“壳”还不行,戏曲人物的塑造需要演员在表演中画龙点睛。演员需要在角色中灌注思考,人物才能鲜活。

我们这一代演员是幸福的,拥有一批多才多艺、审美趣味很高的年轻观众。我自己就有两个微信“粉丝群”。我会到群里跟戏迷们聊聊天,与大家的关系更像是老朋友。一位热心的插画师设计了俏皮又有古典韵味的“昆曲小明”系列表情包,很有意思。昆曲传播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,将每一颗热爱昆曲的心汇聚起来,将丰富昆曲的“表情”。

代同堂的整齐阵容,在排演中传承技艺,让年轻人站在舞台中心。这种演出培养,胜过任何课堂教学,观众也爱看。我最高兴的是,全本《长生殿》获得艺术与市场双丰收,给昆曲推陈出新指明了方向,是昆曲今后发展的一个范本。《长生殿》《琵琶记》《桃花扇》,我们有那么多经典,都是我们本民族的东西,都能经久不衰地排下去。

我支持各种形式的创新探索,但守正是前提。真正吸引观众的创新,都是建立在昆曲艺术本体上的。离开本体,再怎样变化都没用。听了半天不像昆曲,唱什么呢?

记者:经过您的悉心培养,以谷好好、黎安、吴双等为代表的中青年昆曲演员已成为当今昆曲舞台的中流砥柱。我们常说,“学艺要有悟性”,您如何理解和培养戏曲演员的“悟性”?

蔡正仁:我从我的老师身上体会到,艺无止境。梨园行有句话,叫“初学三年走遍天下,再学三年寸步难行”。刚学三年,老师一招一式都能模仿,不知其所以然。再学三年,一旦体悟奥妙,觉得自己不行,反而是质的飞跃。《太白醉写》是俞振飞老师最拿手的戏。18岁时,我完全模仿老师在演。40多岁再演,就觉得自己以前演得不行,便给俞老师写了封信。没几天老师回了一封厚厚的信来,第一句话便是:“你终于明白了。”他说不必对自己不满意,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不满意、哪儿不满意。这就是“初学三年”与“再学三年”的关系了。

记者:文化传承的确是花功夫、花力气的事情。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,蕴含着第一代代人用一辈子积累的经验与智慧。您从12岁开始便再没离开过昆曲,这种坚持特别有意义。

蔡正仁:学艺68年,我更能够体悟昆曲的魅力,也更觉“寸步难行”。像《游园惊梦》,越唱越觉得有味道。“最撩人春色是今年”,你看这词儿,一个字都改不掉。

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,昆曲将有更大发展潜力。一个剧种的传承在于它自身的价值,昆曲本体的艺术性毋庸置疑,所以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。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努力,学好、演好、传承好昆曲,踏踏实实地奋斗。

上图为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与张静娴《长生殿》剧照。

左图为苏州昆曲传习所实景版《牡丹亭》剧照,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沈丰英、俞玖林分饰杜丽娘、柳梦梅。

制图:蔡华伟

## 来自现场的声音



话剧《四世同堂》剧照。李 晏摄

最近,我们刚刚结束了话剧《四世同堂》10周年纪念演出。十年弹指一瞬。我仍记得多年前,工作人员为我化妆、做造型的样子,为我抢装、换衣服的样子,还有舞台监督用大话筒喊:“海璐,候场啦!”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

一部经典作品是在一批批创作者的传承中被接续创造的。依稀记得,雷恪生老师在给我们排演时,告诉我们如何演戏,如何在舞台上“生活”得更像北京人。他将自己对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解读给我们听,我又将这些宝贵经验分享给过往10年中陆续参演《四世同堂》的小伙伴们。就这样,我成了“传帮带”中的一员。

经典作品伴我成长。“大赤包”这个角色,常演常新。每次站在台上,我都会有一丝兴奋和紧张。与10年前相比,我在舞台表演中更自如了。以前我会记住一招一式,要走到什么地方,要在哪一句台词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。而现在我觉得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,不会为了完成某个设计把表演变得生硬。

随着阅历的积累,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。30岁时初次演出,很多人说这台话剧好,但我不明白它究竟好在哪里。如今,我更能体会剧本的微妙、台词的味道。比如剧中祁瑞宣在遭遇家庭剧变时说的:“我们要活着,要撑下去!”这种“撑”不是指身体,不是指家庭,而是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带给我的,是作为表演者的勇气和信念。我想,等我到了50岁,如果还能再演《四世同堂》,应该还会有新的人生领悟吧。

我爱舞台。在这里,表演者能收到观众的即时反馈,这种交流很直接。影视剧需要更生活化的表演,我要让观众相信这是他身边的故事。而话剧,人物有更强的可塑性,可以略带夸张地塑造“大赤包”这样的形象。我将声音变沙哑,穿上胖袄,一扭一扭地走路,与对手演员踩着彼此的节奏,他给我一句,我接住,然后再上一个台阶,把戏推到高点……这样的创作让我获得满足感。或许,这正是舞台赋予表演的魅力。

好的文艺作品能够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,在潜移默化中鼓舞人心。《四世同堂》十年巡演,始终一票难求。有很多年轻观众,也有一些观众是与我一同成长的。我能感受到观众与以往的不同。

经典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,经久不衰。无论何时,它体现的民族精神都有凝聚人心的力量,因为它来自生活。《四世同堂》是老舍先生在1944至1948年写下的文学作品,反映了当时人民是如何认识苦难面对苦难,凝聚力量战胜苦难。而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力、战风斗雨的韧性,在刚刚过去一年中,我们依然能强烈感受到。

作为文艺工作者,不仅要传承历史,更要记录当下。我们要不断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。(作者为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)

## 『我爱舞台』

秦海璐

## 链接

### 小说问世

近百万字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(1944—1948年),被老舍先生自认为是“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、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”。

### 荧屏绽放

28集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(1985年),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。当人们提及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时,京剧大鼓名家骆玉笙演唱的那首震撼人心的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就在耳边。

### 舞台亮相

中国国家话剧院版《四世同堂》(2010年),是将原著浓缩为3小时的话剧。迄今为止,该剧已在40余座城市亮相,演出280余场。北京市曲剧团版《四世同堂》(2014年),迄今为止共有3个版本,创造了一些新的戏曲程式。

# 艺坛